

# 另一间书房



范稳,鲁迅文学院第十一届高研班学员。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现已发表各类文学作品近500万字,创作以中、长篇小说和文化散文为主。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文化散文、报告文学、长篇小说15部,曾多次获国内文学奖项。近10年潜心西藏历史、文化、宗教、民族的研究和写作,曾多次游历西藏,并在藏区挂职体验生活,已有7部关于西藏题材的作品出版,并有作品被翻译到法、德、英等国。

# 俯瞰大地的飞翔——读范稳的“藏地三部曲”

□孙吉民

作为一个生活在边地且不算年轻的作家,范稳为文坛所关注,并被读者所了解,是从《水乳大地》问世时开始的。而后六七年间,顶着文化型作家的头冠,他用藏地文化与宗教又潜心编织了《悲悯大地》和《大地雅歌》两部巨著,从而完成了他独特的“藏地三部曲”的精心构筑。

在这三部曲中,面对藏地独有的文化、宗教与信仰,作者做了精心的设计与结构。《水乳大地》表现的是藏域多元文化的灿烂与丰厚,以及藏域文化、民族、信仰的砥砺与碰撞,坚守与交融;《悲悯大地》里作者用沉静的笔触描述了一个藏人成佛的艰难瑰丽的过程,诠释藏域宗教文化底蕴的同时,给人以巨大的震撼和叩问;在《大地雅歌》中,作者表达了信仰对一场凄美爱情的拯救以及对人生命运的改变,讴歌了爱情的守望与坚韧。共同的小说发生场域以及作者深植于小说中的悲悯情怀,还有笼罩在作品中浓重的宗教氛围,使得这三部小说获得了可以共同言说的质地。范稳曾说,这三部小说的创作是他在服从一种神秘的召唤,是神授的书写,或许,阅读之后我们真应把这三部小说视为一部让人叹为观止的“神曲”。

范稳为这部“神曲”,花费了整整10年的时间,在这个快餐文化盛行、文学创作多数止于肤浅的年代,应该说这是一个奇迹。种种机缘让范稳无意中发现了藏域文化的宝库,但他没有轻率使用和挥霍,而是以虔诚的姿态,秉承“在大地上行走,在书房里阅读”的方式和信念,将自己深深融入藏域大地,倾心研究藏域文化和宗教经典,为建构自己的藏域小说王国做了最精心的储备。我们说,文学的厚重有多种途径,而范稳选择了放慢脚步、心怀敬畏以及奉献一颗虔诚的心,或许于他这是一种最好的途径,对其他作家而言又何尝不是呢?这是一种根植于大地根植于内心的书写。慢让写作从容而丰盈,心怀敬畏和虔诚使作品在精神维度上得到了无限的扩展,加之,范稳独有的写作才华和广博的文学修养,在思想意蕴之外,这三部小说显示出了强大的语言与结构张力。范稳以他诗意的叙述和空灵的笔法完成了史诗般的构建,上个世纪藏域百年的沧桑历史,得到了紧张而舒缓的呈现,澜沧江峡谷神异幻化的自然、藏域神奇独特的社会存在以及宗教世界的卑俗与神圣等都得到了淋漓的书写。

根植于大地与内心的文学作品总是给人以独特的体验以及无限的回味和思索,让我们可以从从中深刻体悟生活的艰险与瑰奇、生命的丰沛与安立。阅读范稳的“藏地三部曲”,于我,仿佛是一次俯瞰大地的飞翔,大地之上,生命之中无限丰赡的蕴藏在我们面前得以一一呈现。

大凡喜欢读书的人,都会在家中单辟一间为书房。我发现的一个现象是:大约在20来年前,去人家家里做客,主人引以为傲的是客厅里的彩电沙发等物件,而现在你去稍看文化的人家,主人一定会带你去参观他的书房。从地板到屋顶的成排书架,绝对是比彩电沙发更让人有精神上的富足感和人生的成就感——哪怕书架上一多半的书都从未翻阅过。我曾经到一个所谓的“土豪”家做客,人家的盥洗间都比我的卧室还大,客厅里还挖个水池养鱼。我一句话就把主人的威风扫了。“怎么没有一间书房?”

不论你从事什么职业,不论你需要与否,书房已日益成为很多有品位的人生活中某个不可或缺的空间。我也喜欢带朋友到我的书房参观。不是为了“炫富”,只是为找到知音,找到自信,或者说,在我摆不出价值连城的古董供人赏玩,拿不出茅台、拉菲招待客人时,我就只有请尊贵的客人来到我的书房。请看那些高高在上、整齐排列的大师们,请看那些人类文明的足迹,请看我精神的富贵乡,请闻一闻人间最纯正弥久的香味——书香,最后,请看看我终日劳动的地方。我就是个在书房里耕作的劳动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像个在大大地挖地、播种、薅秧、施肥、浇灌、收割的农人一样。书房就是我最赖以托身养家的三分肥沃土地。

我还有间书房,只有少数人随我去参观过。因为它实在太太,实在太偏远。它不是地产商以房屋市场价格可以衡量的面积,也没有先贤们汗牛充栋的典籍可以填满的书架。它横亘于广袤的大地上,这间巨大的书房里陈列的是雪山、江河、峡谷、村庄、古道、稼穡、牛羊、飞禽走兽,以及各美其美的民族文化与历史。不错,这也是我的书房,也是许多喜欢流连其间、并深深爱上了它的丰沛博大的人共有的书房。它像是一座公共图书馆,又像是一间人生大课堂。每个出入其间阅读者,都可以撷取自己感兴趣的文化滋养、知识力量;每个在这书房里深受教益的人,也都可以说:“这是我的书房。”

如果仅是以面积而论,就让我以小书房和大书房来暂且区别之。小书房最大不过几十到上百平方米,大书房动辄就上百万平方公里了。在小书房里阅读或写作,大体是闲

适的,安详的,劳心不劳力的;而在大书房里阅读,大部分时间里扮演的是探险者和发现者的角色。和陌生的人们打交道,与奇异的民俗文化迎面相撞,在崎岖的古驿道上跌跌撞撞地寻找往昔马帮远走的背影,在静谧的村庄聆听老牧人讲述远古传说,在烈酒的驱赶下和民族兄弟一起歌唱,释放生命里沉寂已久的浪漫情怀,在喇嘛寺庙里听高僧大德阐释生命的轮回,在教堂的钟声回荡中追寻天堂的光芒……还有就是,在这茫茫的大地上,独自体验到的人之渺小和心之辽远。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古代先贤的教诲,谁都明白,但不是谁都愿意去践行。在家读书容易,出门行路则难。“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是李白对行路难诗意的描述,但是李白周游了多少地方呢?可能现在我们很多读书人都没有比他走得更远。窃以为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就是那种到了某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后,历述其艰险万端,让你高山仰止(对他)望而却步(对其地),而最没有出息的人,就是只会读游记并永远在地图上旅行的人了。

于我而言,读书写作是一种恒定的人生态度,行走于大地是对这种态度的修正和补充。我时常在我的大书房里找到写作的真实意义。如果说灵感就像珍珠一样是难以寻觅到的东西,我的珍珠就散落在那些不为人知的村庄,大峡谷的深处,乃至雪山之巅、江河之源。我没有那种安坐小书房里就可以遨游宇宙、信手采来星星和月亮的写作能力,像博尔赫斯。他的精神力量的博大,内心世界的丰沛,感知事物的敏锐,我可能学到都学不会,还有福克纳,他只写邮票大的故乡,但却建造了一个后人难以企及的文学殿堂。作家是分类型的,我倾向于向海明威这样的作家学习,他的书房可谓大矣,一会儿在西班牙战场,一会儿在非洲的大草原,一会儿又在加勒比海湾。这样大的书房真是令人羡慕,但我知道,不是人人都可拥有它,因为海明威只有一个。

但也不可妄自菲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大书房。李白有诗云:“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种诗意浪漫,而是一种写作姿态。黄河还在那里,东海也在那里,你走到了、看到了是一回事,你把它们纳入了胸怀,就是另一层境界了。

族人民淳朴安宁的日常生活画卷;而藏族的土司、纳西的头人,勇猛的康巴汉子,痴情的纳西女人,与生活在这片神奇土地上的其他人共同谱写了藏地一幕幕生动而瑰奇的历史波澜。此外,在“藏地三部曲”中,范稳还以他优美诗意的笔触倾情描绘了澜沧江峡谷两岸神奇壮美的自然:切割纵深的峡谷、奔腾咆哮的江水、雄伟神圣的雪山、碧绿无际的草原、湛蓝如洗的天空……阅读“藏地三部曲”就如打开一幅尘封千年的画卷,里面的瑰奇与丰赡,让我们只有无尽的慨叹……

## 信仰的张扬与礼赞

如果说一部文学作品的高度主要由它的精神维度所决定,那么“藏地三部曲”无疑是精神高蹈的小说。虽然,作品直接面对的就是信仰普照的土地与人们,离不开信仰的书写,但显然更重要的是,作者是怀有信仰的,在复杂的文字和故事的背后,作者的虔诚、敬畏与爱始终与执著的信仰相随相伴。于是,在“藏地三部曲”中,我们会看到信仰的肆意存在以及无所不能,无论是信仰对生命的拯救,还是对人生命运的改变,或者对一场凄美爱情的咏叹,阅读之后令人荡气回肠。刹那间,或许我们应呼喊:惟有信仰才能让世界光灿,让爱穿越甜美而缠绵,让我们短暂的生命变得恒久而绵长。

在《水乳大地》和《悲悯大地》中,信仰更多体现为对宗教精神的坚守与拓展,从而形成一种超拔而坚韧的力量,小说所描述的历史就沿着这种坚韧的力量在澜沧江峡谷两岸近一个世纪的时空中艰难的前行。《水乳大地》中沙利士、杜郎迪以及巴勃神父带着基督的福音以及坚韧的基督精神,从遥远的欧洲来到神秘蛮荒的藏地,坚定的宗教意志让他们不惧传教所将面临的种种困境与灾难,甚至时刻面对的死亡威胁。为了基督事业,也为了心中笃信的天主,他们相继将生命留在了异域他乡。而在即将归国的一刻,沙利士的死更让人心生无限的感伤,一个异国的神父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了西藏以及在西藏的传教事业,这是何等的悲壮。对他的死,作者给予了深深的同情,小说中这样写道:外面的世界是如此的生动,而在昏暗的屋子里,他们看见沙利士神父没有倚靠在床头,而是两腿平伸横坐在床上,背抵着墙,枕头放在小腹处,面向西藏的方向,双眼微微闭上,一丝仁慈眷恋的目光还凝固在眼眶里,像圣婴纯洁的眸子。小说随即落下了大幕,但我们怎能不为沙利士神父坚毅的信仰唏嘘呢?

而《悲悯大地》如作者所言,就是一部藏人的成佛史,展现的是洛桑丹增喇嘛由人到佛的苦难而坚忍的生命历程。由人至佛,一

## 印象

# 描绘蕴涵史诗梦想的大地

□邱华栋

在《百年孤独》当中,加西亚·马尔克斯讲述了200年来拉丁美洲的孤独与温柔,奋斗与挫折,甜蜜与神奇的历史和现实。不仅如此,《百年孤独》还树立了一个新的榜样,就是在今天这个消费、解构、碎片的时代,史诗并没有死去,它依旧是一些雄心勃勃的作家的梦想,同时也是读者内心热切期待的作品,关键是如何去发现本土的神奇、去创造小说本身的神奇。但是,这对所有作家都意味着难度、折磨、雄心和孤独的深重考验。

作家范稳历经10年创作出的长篇小说《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和《大地雅歌》三部曲,再加上他后来出版的长篇小说《碧色寨》,共同构成了难得一见的本土出产的神奇文化小说。这是一套本土的地域文化小说,和早年那些模仿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家作品完全不一样,他的小说是在云南和西藏接壤的地方十分自然地生长出来的,作者根据那片神奇的土地上的历史和传说来写作,成就了一部部神奇的作品。于是,范稳写出了我们土地自己的神奇,写出了似乎在衰朽的小说新的生命复苏的迹象,也显示了范稳的雄心壮志和史诗梦想。

的确,在《水乳大地》这部长达38万字的小说中,蕴涵着范稳小说史诗的伟大梦想,超过百年以上的时间跨度的小说,一般总是被称为史诗。在这部小说当中,西藏和云南那些神奇的传说和在灵界和生界游走的灵魂完全是共生的,小说的主线是讲述藏传佛教、天主教和纳西人的东巴教在100年的时间里,彼此之间相当复杂的纠缠与争斗。小说当中,天主教企求上帝显灵,上帝果然显灵的神迹等比比皆是,尤其是天主教和藏传佛教百年争斗的场景,都充满了扣人心弦的描绘。这是一个举重若轻的写作过程,它确实超越了大部分当代人的经验。小说的结构相当考究,是一种向心的结构,从上世纪初开始,第二章则讲述世纪末,然后是上世纪第一个10年和上世纪80年代,最后回到了西藏的一个新起点:上世纪50年代,在那个年代里,西藏和平解放,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小说这种向心结构,似乎把复杂多变的历史本身有条不紊地梳理了,使那片神奇的土地成了可以被语言和记忆讲述的母体。在年轻作家趋向于一种时尚化写作的情况下,阅读和重视这部厚重博大的小说,可以让我们领悟到文学存在的原始原因和根本的理由。

范稳在推出长篇小说《水乳大地》3年之后,又出版了他的藏地三部曲中的《悲悯大地》和《大地雅歌》,继续着他对于云贵高原和西藏地区的神奇描绘。可以说,《悲悯大地》《大地雅歌》与《水乳大地》有着血肉联系,而《悲悯大地》和《大地雅歌》的线条则相对



本专刊与鲁迅文学院合作